

新同学

新 同 学

叶 君 健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封面設計：柳成蔭

新 同 学

书号 1574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118,000 开本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6\frac{3}{4}$ 插页2

1962年5月北京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3) 0.56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新同学.....	1
小仆入.....	22
媽媽.....	37
旅伴.....	53
“天堂”外边的事情.....	75
別离.....	93
鞋匠的儿子.....	135
后記.....	214

新 同 学

还没有搖下課鈴，夏克斯就已經煩躁起来了。他捏了一个小拳头，在抽屉底下輕輕地敲了两下。为什么他要干这样无意义的事情呢？唯一的解釋是手痒，他控制不住。声音象是从远处山谷飘来的一个稀薄的鼓声，立刻攪乱了教室里所有学生的注意力。拉都先生把本子一閣，停止了讲课。他的一双鼓得要跳出来的眼睛很自然地掉向这个剛滿十三岁的学生。

“离下课还有五分钟，你就已經捶起桌子来了，”他对夏克斯說，“你真不愧是一个鉄錘！”

“鉄錘”是同學們給夏克斯起的綽号。这个綽号比他的真名字还响亮，連老师都知道。不过老师只要提到这个綽号，气就消了。夏克斯也就將計就計，立刻装得正經起来。他直起腰，望着黑板，似乎是在認真听講的样子，甚至当拉都先生說的那五分钟已經过去了，他还呆在座位上不动。但是当老师剛一走出教室，他就象一只小兔子似地从另一个門溜走了。

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学校后边的一个树林里，在一条

潺潺的小溪旁站住。他沿着溪流向外边了望，一直望到溪流拐弯那儿的一个村庄为止。他没有看见他所要寻找的那一个同学。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今天要来找他吗？”他自言自语地说。“尼米诺，你要是想故意避开我，那么你等着瞧吧。”于是他捡起一个石块，狠狠地向溪流打去，以发泄他心中的气忿。石块落下的地方，溅起一大滩水。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长满一头棕色鬃发的孩子从堤岸下边走出来了。

“吓，当心不要打着人的脑袋！”这个孩子说。

“原来你藏在这里！”夏克斯用一个惊喜的声音说。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显得太高兴了，因此他板起面孔，以命令似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你是故意避开我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为什么要避开你？”

“但是我认识你，你叫尼米诺，从辟勒尼斯山^①那边迁来的，对不对？（尼米诺点点头。）米莉早就告诉我了，你们在一班，对不对？（尼米诺又点点头。）我在第三班，是这里最大的一个学生。我叫夏克斯，绰号叫‘铁锤’，你听说过没有？”

尼米诺轻轻地把头摇了两下。

这个姿势是夏克斯没有预料到的。这个新同学居然连自己的大名都不知道！他本能地捏了一个拳头，在空

① 这是横贯在法国和西班牙国境上的一条山脉，山这边是法国，山那边就是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

中虛晃了两下。尼米諾的視線緊緊地跟着这个拳头繞了两个圈子。

夏克斯看到尼米諾这样重視自己的拳头，感到很滿意。他作出一个微笑，輕聲地說：“不要怕，我的拳头从不打同学的。我只不过喜欢在下課以前敲敲桌子罢了。改不过来……”他停頓了一下，于是用一个更低的声音繼續說：“这里的同学我沒有哪个不認識的，只是还没有和你打过交道。今天我才特別来找你。請告訴我，課間休息的时候，你为什么老避开我們，不到操場上来玩玩？”

“媽媽叫我少跟大伙玩。”

“为什么？我們又不是老虎！”

“当然不是，媽媽怕我跟大伙一道会惹出禍来。”

“惹出禍来又怎样？难道有人会吃掉你不成？”

“当然不会，但拉都先生会停我的課。”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不要怕，我們能讀書，你也能讀書！明天是星期天，上午我們要在拉伐尔老头的葡萄园里开个联欢会，欢迎你来参加。每个新来的同学，我們总是要欢迎一次的。”

夏克斯的这一段話是用一种帶有权威性的口吻說的，因为他在同学中不仅年紀長，力气也最大，同时也是一个头脑最灵活的学生。所以他就无形地成了孩子們的一个首領，許多事都是由他带头来做的。

尼米諾望着他眨了眨眼睛，犹疑了一陣。最后他点

点头，表示接受了夏克斯的邀请。夏克斯也把手伸向他，表示愿意做他的朋友。尼米诺紧拉着他的手摇了两下。于是他沒有说什么話就走开，因为上課鈴已經响了。夏克斯靜靜地望着他的背影：这是一个短小精悍的同学，他的身材輕巧，步子沉重而穩，是一个典型的巴斯科山民^①。夏克斯不由得喜爱起他来。

尼米诺是一九三九年初西班牙內战快要結束的时候，和他媽媽一道逃到辟勒尼斯山这边来的。那时弗朗哥的法西斯軍隊已經基本上占領了巴斯科^②。尼米诺的父亲——一个革命詩人——是政府軍的一个上尉，就在那时和法西斯軍隊最后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所以对于山这边的居民說来，尼米诺和他的媽媽不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难民。法国人民有一个优良的傳統，就是他們从来不歧視善良的外国人，特別是一个为民主而斗争的外国人的家属。尼米诺和他的母亲一到来就得到当地居民的照顧。村头那間看守果园用的小石屋，

① 巴斯科人是西班牙境內一个富于幻想、感情容易激动的古老民族。鲁迅先生曾譯过西班牙作家巴罗哈所写的一本关于这个民族的小說集《山民牧唱》。

②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將領弗朗哥叛变，向西班牙人民陣綫政府的政府軍进攻；叛軍在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支援之下，在一九三九年击败了政府軍，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巴斯科是最后被弗朗哥占領的一个地区。

就是这样騰出来託給他們住的。村人还經常雇用尼米諾的媽媽来帮忙摘葡萄、做奶酪或縫衣服。这样，母子的生活也就基本上有了保障了。

这里只有一个人不欢迎他們。那就是当地的大葡萄园主拉伐尔老头。他是一个頑固的保皇党的后裔、守財奴和当地居民所謂的阴謀家。他曾經利用葡萄歉收的荒年，通过高利貸的方式，把这个山谷里能种植葡萄的平地，大部分都陸續收入自己的手中。但他成为了当地的土財主还不过癮，他还想做当地的土皇帝。因此他非常害怕山那边西班牙人民的革命。尼米諾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革命軍官的家属，在此地定居下来，这当然更会引起他的嫉恨。尼米諾母子如果没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他早就要把他們母子俩赶走了。他使尽一切力量在他們的生活里制造困难。譬如最近尼米諾到了入学年齡，他就利用他是当地小学校董的职权，私自告訴校长拉都先生不要託这个孩子入校。村人对这件事群起抗議，說这样做丢尽了法国人的臉。拉都先生在群众輿論压力之下，也只好把尼米諾收进来。但是他暗中对尼米諾的媽媽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尼米諾最好不要跟同学来往，免得“惹禍”。事实上这也是拉伐尔老头出的主意。他疑神疑鬼，認為这个孩子既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脑袋里一定装满了“危險思想”。他就是害怕这个巴斯克孩子会在当地各村居民的下一代中傳播这种“危險思想”。尼米諾的

媽媽为了使孩子能够讀書，也为了使拉都先生不致丟掉飯碗，就同意了这位校长所提出的条件。

对于尼米諾說来，夏克斯請他去参加“联欢会”，倒是一件蛮富有誘惑性的事情。他的生活的确很寂寞，他很想和同學們在一起玩玩。他虽然不認識夏克斯（因为他住在另一个村），但是看样子，这位綽号叫“鉄錘”的同学倒很象是一个耿直的人。应不應該去参加他的“联欢会”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媽媽大概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在他的孤寂生活中，这个“联欢会”的誘惑力委实太大了。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就已經做起梦来，梦见他参加了。大家都热烈地欢迎他，送水果給他吃，讲故事給他听，同班的那位女同学米莉甚至还拉着他的手跳了一场西班牙舞。米莉是一个黑眼珠小个子的女孩子，样儿很象西班牙安达路西亚州的吉卜賽人。她坐在离他前面十排一个靠窗子的座位上。他一抬头就会看到她的背影和鋪在她的背上那一长条象流水似的黑发。他在思想上已經把她当作一个熟人，一个“同乡”了，虽然他从来没有和她說过話。的确，有一次下課时，她在教室門口碰見他，还对他微笑了一下，而且她笑时还露出一排非常整齐的白牙齿。因此，他这次在梦中拉着她跳舞，并不能說是偶然的事件。

梦醒以后，尼米諾当然很失望。說来也奇怪，这种失望的心情使他更想去参加那个“联欢会”。說不定米莉真

的就在那里呢。所以第二天他吃完早饭后，就急急忙忙帮助妈妈把盘子和茶杯洗完，然后悄悄地溜回自己房间里去。这时妈妈就坐到缝衣机旁，踏起机器来——在葡萄收获季节完毕以后，她主要是靠缝纫来维持生活的。机器声一响，尼米诺就赶忙换上他那套唯一的漂亮衣服：一件蓝色天鹅绒紧身上衣和一条黑色灯芯呢裤子——这都是妈妈用爸爸的旧衣服改作的。于是他就踮着脚在妈妈的背后溜出了大门。

一到野外，他的心花就开放了。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自由，这样快乐，这样幸福。

但他还没有走到夏克斯所约定的地点，他的心儿就忽然地突突地狂跳起来了。他想起了在家里踏缝纫机的妈妈，顿时他觉得他做了一桩对不起妈妈的坏事。怎么办才好呢？他感到很矛盾。他心里想转身回去，但是他的脚却不由自主地在继续向前走。他抬头望望天，希望天能够给他一个忠告。天是乳白色的，夹杂着几片蔚蓝色的云彩。两只燕子在它下面不慌不忙地飞来飞去，飞的时候还唱出了一支歌。它们似乎在说，这样好的时光，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阴暗的石屋子里去呢？事实上，他的步子已经走近了拉伐尔老头的葡萄园。他停下了。

他隐约听到同学们的噪声。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他灵机一动，决定选一个隐蔽的地方藏下来。他想，这样做他既对得起妈妈——因为妈妈一直忠告他少和同学们

玩，免得“惹禍”，同时也可以偷偷地欣賞一下同學們的“聯歡”。他所選的地方是在離葡萄園約莫兩百米遠的一個山坡上。坡上的荊棘叢很多。他就坐在三個荊棘叢所形成的一塊空地上。從這個位置，他可以看到外面，但是外面的人卻看不見他。

“聯歡”的地点是拉伐尔老头葡萄园中央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长滿了綠草，上面摆了好几个石桌子和石凳子。它在名义上是专为那些摘葡萄的妇女休息之用，但事实上它是收获季节时作为临时葡萄堆积站而設的。为了灌溉的便利，拉伐尔老头把这个山谷里他所占有的葡萄田都联成一片，連走路的地方都不留下。所以他有必要騰出这块空地，作为联系的交接点。但当地的孩子們却把它当作一个游戏場——附近一帶的确也沒有比这再好的平地。虽然拉伐尔老头禁止他們到这儿来玩，但他們在思想上却不認為他有这种权利，因为这整片广大的葡萄园都是从这些孩子們的父兄手中吞并去的。

尼米諾在他选好的那个位置上，朝葡萄园中央的空地眺望。孩子們已經来得不少，有的在圍着石桌吃东西，有的在拉开嗓子唱歌，只是作为这次“聯歡”的主持人的夏克斯却没有到来。他到哪儿去了呢？有一个女孩子呆呆地站在一旁，向远处了望。看样子她大概是在寻找他。看她那副盼望的、焦急的神情，尼米諾不禁感到难过起来。这时他的心跳了一下。原来她就是昨天晚間他所夢

見的米莉。她是不是在等待自己呢？她可能知道自己會去的。是的，她一定會知道。她一定是在等自己！不，她是在等夏克斯。你看，她忽然高興得跳起來了，因為夏克斯遠遠地從葡萄壠中走過來了。他的那個大腦袋和他那雙寬闊的肩膀高高地顯露在葡萄葉上面，她簡直高興得要拍起掌來。不知怎的，尼米諾這時倒希望她能變得囁咕一點，不要表現得那麼快樂。為什麼他忽然有這樣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呢？他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不過米莉的高興倒也馬上就消失了，因為夏克斯的臉色沉了下來。他們一起在指手划腳地談論什麼事情。可能他們就是在談論他。夏克斯到來得這樣晚，可能就是他到葡萄園外邊去找過他而耽誤了時間。但是他，尼米諾，作為客人，為什麼不到場呢？他感到非常慚愧。他很想立刻就跑下山坡來向他道歉。但是他還沒有站起來，就又想起了媽媽。他雖然不知道拉伐爾老頭的陰影象一層魔障似的緊緊地罩在他們的頭上，但他知道媽媽是在艱難的生活中掙扎。他必須聽她的話，因此他又坐下來了。

夏克斯看見尼米諾失了約，當然感到氣忿。但是別的孩子既然都已經來了，“聯歡會”還得開下去，不過頭一個節目——即介紹尼米諾的那個節目，得刪去罷了。所謂“聯歡”，說起來也够寒酸：這裡既無糖果，也無音樂，當然更談不上茶水。它的主要內容，除了第一個節目外，剩下的只是一場集體遊戲。在這個遊戲裡面，每個人都有

机会出場——至少一次，这也就是“联欢”了。游戏的内容是根据古代希腊傳說中一个英雄故事編成的，由夏克斯导演。英雄奥狄賽参加特洛伊的战役，出征了二十年，沒有音信。在他的家乡流行着許多关于他的謠言和傳說，大多数的人都相信他已經死了。因此，有不少的年輕人都来向他美丽的妻子潘涅洛普求婚。其中有一个非常固执的年輕人，甚至在奥狄賽回了家以后，还来向潘涅洛普表示他爱慕的热情，坚持要得到她的好感。在这个游戏中，夏克斯扮演奥狄賽，米莉扮演潘涅洛普，其他的孩子則扮演邻人和求婚者。至于那个固执的年輕人，这个角色本来是分給尼米諾的，因为他在学校里老不爱講話，也不和同学来往，夏克斯想借此来打破他的羞怯感（他以为尼米諾的拘謹是因为害羞）。但是他却没有到来。現在是由一个綽号叫“小毛驢”的学生临时来代替他的。

这位“小毛驢”可真算得是一个固执的人，当奥狄賽拿着戟和盾牌雄赳赳地从海外归来（也就是說从葡萄丛中曲折地走出来），站在自己家园的門口（也就是說，站在一个石桌前面）的时候，美丽而忠誠的潘涅洛普正坐在凉床上（也就是說，坐在一个石凳上）长吁短叹，因为她又听到了許多关于丈夫不幸的謠言。后来奥狄賽走进屋里来，彼此經過一番試探，終于証明了潘涅洛普在他远征期間一直是非常忠誠的。这时他們之間的快乐真是无法用語言来形容。就在这当儿，“小毛驢”出場了。他坚持表示他

爱潘涅洛普，并且說奥狄賽无权再当她的丈夫，因为他是一个負心的人，“一去二十年，連信也不帶回一封。”他要求扮演潘涅洛普的米莉接受他的爱情，也就是說，让他吻一下她的手，并且和她跳一次舞（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和米莉跳过舞）。奥狄賽当然不許。两方面爭持不下，本来是“联欢”，但因为“小毛驢”窜改了原来的故事情节，結果欢乐变成了嫉妒，奥狄賽和这个固执的年輕人打起来了。作为奥狄賽的卫士和隨員的那一批孩子自然要来帮助他們的主人；作为这个固执的年輕人的邻人和朋友当然要来帮助这个痴情的求婚者。于是两方面揪作一团，就在草地上滚起来了。不消說，他們一滚出了草地的范围以外就自然会碰到葡萄了。有好几棵翠綠的葡萄树就这样被他們压倒了。

米莉是两方面爭夺的对象。两方面你推我拉把一个嬌小的姑娘弄得蓬头垢面，不象人样。有一个粗魯的小家伙，一下子不小心甚至还踩着了她的脚，弄得她尖叫了一声。藏在荆棘丛后面的尼米諾，听到这声尖叫，看到此情此景，心中感到难过极了。他觉得这时他再不站出来保护米莉，他簡直就是一个懦夫。因此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从山坡上冲下来，大喊一声：“我来了！”不过他剛剛一到葡萄园中那块空地，馬上就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我也来了！”后面这个声音引起了大家的震动，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声音。抬头一看，果然不錯，他們发现

拉伐尔老头就站在面前。这个老头儿和尼米諾一样，一直就藏在附近的一棵大橡树后面；不过他不是欣賞“联欢会”，而是監視这群孩子。他已經摸到了他們的規律：每逢禮拜天，只要有机会，他們就必然会到他的葡萄园里这块空地上来玩耍。今天他一吃完早飯就到这里来了。

孩子們一看到拉伐尔老头出現，就不約而同地竄到葡萄壠里去，向各个不同的方向逃走了。但夏克斯沒有逃，他認為好汉做事好汉当，沒有害怕的必要。至于“小毛驢”呢，他不願意逃，他要保护米莉，因为脚痛的米莉已經被拉伐尔老头抓住了——老头儿的另一只手同时也抓住了剛才到来的尼米諾，而且抓得特別紧，因为他最恨这个巴斯科的孩子。他是一个頑固的天主教徒。他認為孩子在禮拜天應該到教堂去做禮拜。現在他們不但去做禮拜，反而到这里来搗坏他的葡萄树，簡直是大逆不道。他認為，这一定是受了尼米諾所带来的“危險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这一天他也只好牺牲了他一生所坚持的原則，沒有到教堂去做禮拜，而却偷偷地跟在他們后面到这里来了。他这次下决心要整他們一下。

夏克斯一瞧見尼米諾，不禁怒火中燒，說：“你这个搗蛋鬼！我們請你来你不来，你却願意現在来当一个俘虏！真不識抬举！”米莉这时也对尼米諾起了反感，覺得他太傻了，一来就被人抓住。至于“小毛驢”呢，他的反感更大。他想，你这个胆小鬼，居然也想扮做一个情人，来向米莉

求爱！在这种情形下，尼米諾只好低下头，感到无限的孤独。

“跟我一道走！”拉伐尔老头厉声地对这个外国学生說，“这回我可抓住你們这批小流氓了！看你們还有什么話講！”

“为什么要跟你走？”夏克斯也用一个大声音質問。

“因为你們糟踏了我的葡萄，”老头儿理直气壯地說。
“这是我的財產。”

“你的財產？”夏克斯捏了一个拳头，在老头儿的鼻子面前晃了几下。“这块地方原来就是我家的葡萄田，后来被你用詭計騙去了，我的爸爸没有办法生活，跑到海外去当水手，至今还没有回来。你的財產，你再說試試看？”

这句话也触到了“小毛驢”的痛处。他家里的几块葡萄地也是老头儿用詭計騙去的，現在合在这个大葡萄园里。所以他也捏了一个拳头，在老头儿的鼻子面前晃了几下。

“你这个老貪財鬼！”他气冲冲地說，“难道你还想当土皇帝不成？你有什么权力命令我們跟你走？”

“因为你們糟踏了我的葡萄，”老头儿說，但是他的声音比剛才要微弱得多了。“我們得到儿童法庭^①里去講

① 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推行很广的一种审判机构。它是一八六九年，在美国麻省开始試行的。后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仿效起来。法国的第一个“儿童法庭”是一九一二年在巴黎設立的。